

我的上世纪

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

关庚 文/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生其一 一

玩儿其二 一三

大院其三 四三

家人其四 六一

父道其五 七五

祭祀其六 八九

碎影其七 九九

学伴其八 一〇九

零嘴儿其九 一一九

商贩其十 一二七

变迁其十一 一五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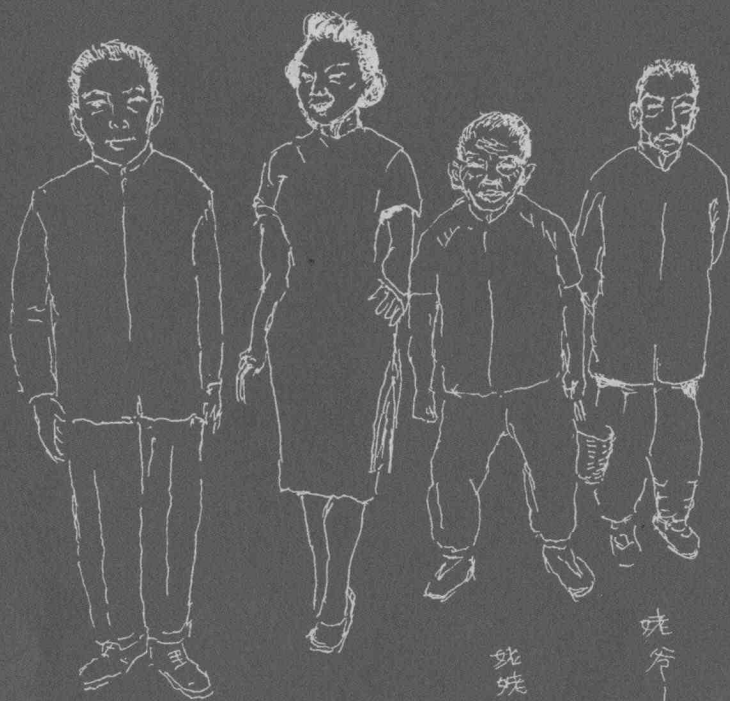
建国其十二 一六五

拾趣其十三 一七七

青春其十四 一八九

清华园其十五 二〇一

年华其十六	二一七
现场其十七	二三一
离伤其十八	二四九
亲爱其十九	二五七
流影其二十	二七三
故事其二十一	二九三
见证其二十二	三〇七



呆子 / 黄佩华 / 程生父

大妈妈 / 呆子的夫人 / 程生母

姚姚 / 呆子和姚的母亲 / 我的某也

姚爷 / 黄佩华 / 我的某爷 / 呆子和姚的父某



黄德 我的弟弟 七八岁 个子高瘦 很可爱 是菜场里的常客

黄品芸 我的弟弟 二姐 菜场的常客

我生母之弟 我的弟弟之一
金生曾

黄茹文 我的妹妹之一
菜场的小儿

菜场的大女儿 我的二弟大姐
冬姐之一 黄茹文

的哥哥 我的哥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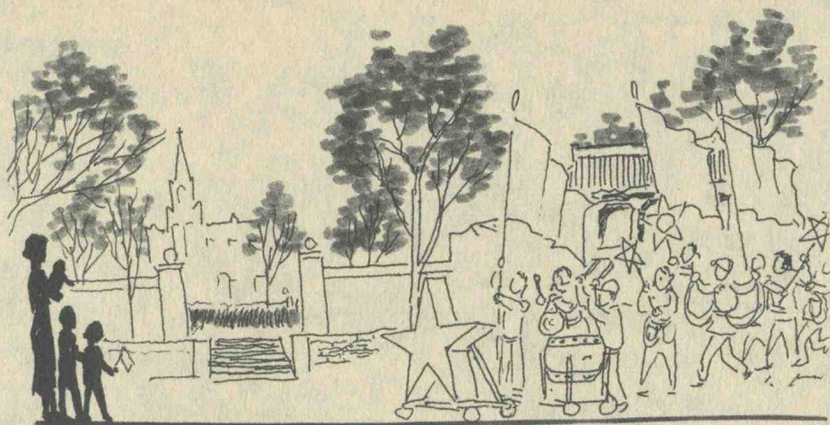
傻哥哥 黄服 菜场

因为我从小被正迷信地吓唬过叫娘。
娘——黄墨倩 菜场的菜姐之一 我的菜场妈妈



小毅 我的女儿
小自菜 我菜场大开的儿子

建国那天



建国游行

建国那天(1949年10月1日)一早,我们就跟大舅妈一同到灯市口贝满中学门口,去看我冬姐姐游行出队,她们队伍中最显眼的是为晚会准备的五角星形大纱灯。

下午全家在东来顺吃的涮羊肉。晚上又看了庆祝国庆全市人民提灯会。

天安门的焰火晚会



天安门的焰火晚会

五十年代五一是一年要庆祝的,天安门要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。我们白天接受完毛主席的检阅,晚上可以随便到广场参加晚会,那时没那么多警察,谁爱去谁去,伴随着青年圆舞曲的优美旋律,边舞边看烟花,印象颇深。

文化宫的跳舞热

刚解放，在北京掀起了一股集体跳舞热，起源于五一、十一天安门广场狂欢。每逢星期日，文化宫的大喇叭叫个不停，随着舞曲，年轻男女（学生一般不去）翩翩起舞。男的装束一般是白汗衫、蓝工裤，女的一般是列宁服、列宁帽，或在小辫上扎缎带。

我看他们不在舞技的提高，而是求偶。否则不会使得这些男男女女如醉如痴。一天下来全身是土，满头大汗，还不影响第二天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。



文化宫的舞蹈热



解放初期的时髦活动

打腰鼓、打霸王鞭、踩高跷。



打腰鼓



打霸王鞭



踩高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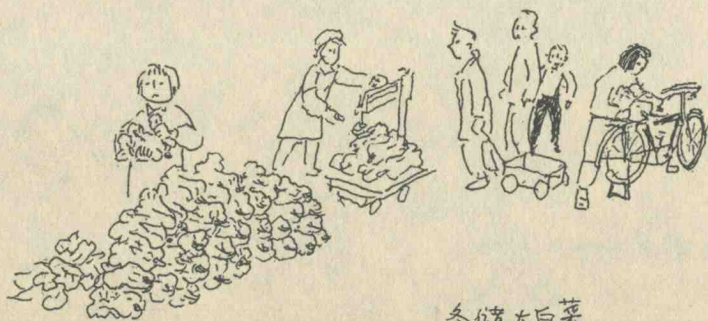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苏友协

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，为了促进中国与苏联文化方面的交流，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在友协本部（南河沿路西）举办讲座、音乐欣赏、电影晚会，我们几乎场场不落。通过这种活动，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俄罗斯艺术方面比较深入的了解。为此我们轮流排队领票，帮助那里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整理图书，与他们交朋友，以便一次能多领点票。

冬储大白菜

从前北京冬季的看家菜就是大白菜，其他菜少且贵，一般人很少吃。每年十月底十一月初，大白菜下来时，所有的运输力量全都用在抢运大白菜上。商店、居委会都要组织大量人力整理、出售大白菜，有的单位甚至放假叫大家去买大白菜。可见大白菜对北京居民有多重要。买大白菜要排队领号，买时还要按人口分等级供应，直到运到家，稍晾，窖起来，才算踏实，因为它关系到一冬的吃菜啊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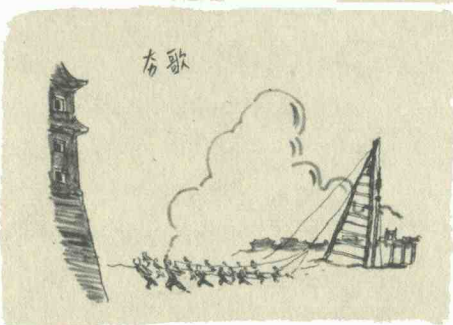
冬储大白菜

掏臭沟

解放后百废待兴，疏通已淤积多年的明代下水系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首要工作。

在大街小巷里，地沟盖都给刨起来了。从地沟盖下面掏出大量黑色的冒着气泡的淤泥，放在沟边晾干后，用大车拉到城外做肥料。那几百年的黑乎乎的淤泥散发的气味，其臭无比。

这项工程前后大约弄了半年多，给居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。一是臭味，二是不好走，三是不安全。明代的沟非常深，沟上面只有一块脚手板搭成的飞跳，上面还有湿泥，人要过沟，一走一滑，心里悬得慌。



夯歌

解放初期，在整治朝外护城河时，拆去了狭窄的老石桥，建起了较宽的木结构桥。隔了不久，又拆去朝阳门及箭楼，建成混凝土的桥。

在建木桥时，是用老方法打木桩，桩帽上加一穿心杆儿，作为桩锤的滑道。桩锤的上下是用人来拉动的，为了求得动作的一致，由架子上的一人领唱夯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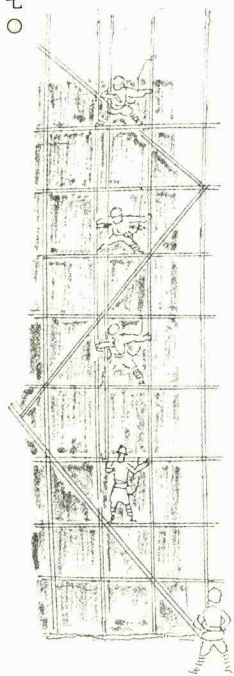
夯歌的内容有成套的，也有现编的。现编的往往是领唱人看到什么唱什么，内容多诙谐而押韵，往往吸引许多人围观。

怯装自行车



怯装自行车

五十年代自行车是“三大件”之一，有谁买了一辆自行车之后都要装饰一番。先用旗杆布裹好架子管，安上线织的花把套，要有穗子，坐套也要如此。车轴套上彩色的擦轴圈，装饰完了再看这辆车——那叫怯！



架子工

我最佩服架子工。架子工是建筑施工的工种之一，架子工在先前分棚彩工、架子工和起重工，后来合为一起统称架子工。佩服他们有原因的：第一，架子工技术高，多高多大复杂的建筑施工架，架子工都能搭起来；多重多大的设备、构件，不依赖机械，架子工也能安装完好。一般老架子工都身怀绝技，能把上百斤的杉篙在空中耍起来。人工往上捋杉篙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做到的，现在没人会了。再有，就是架子工完成工作后不会在建筑物上留下痕迹，可说是为人民服务，不求名不为利。

架子工现在的工地上还离不了，但工作简化多了。杉篙已不再使用了，系杉篙的麻绳和八号铅丝也不使用了，有的连钎子棍都没了，只剩下拧螺丝的扳手和敲碗扣的锤子，现在多用工具式的铁管架子。现在架子工中不会搞土法吊装的，不会插钢丝绳的有的是，机械化的结果就是把复杂劳动变成简单轻松的劳动。因而过去的很多手艺绝活，也都失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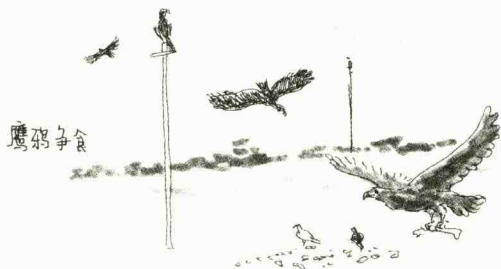
杀虫剂



杀虫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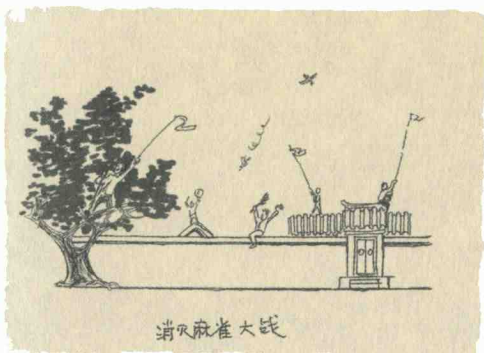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灭蚊没有专用的杀虫剂，多使用薰蚊草之类的天然品。日本占领时期闹臭虫，使用过一种日本人用于消灭潜藏在榻榻米内的臭虫的药，叫“灭绝”，装在一凸透镜形的纸盒内，粉剂状。使用时，用手一捏，粉就从旁侧的开孔内喷出来，效果很好。

抗战胜利后“滴滴涕”大行其道，后来才出现“六六六”、敌敌畏，但对人类都有很大的危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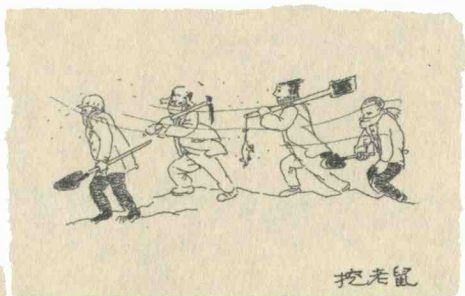


鹰鸦争食

1974年，工地转移到了右外冷库。此地原是一个肥料场，专门堆积动物的尸骨，晒干后碾碎作肥料，结果引来了大量的猛禽和乌鸦。所有的树上与电线杆顶上都落满了鸟类，大小不同，品种不同，天上盘旋着苍鹰，地上落的也是大小鹰隼。时常因争食，上下翻飞地打架，有时能看到乌鸦也成群地围攻老鹰。自打工地开工，把肥料全拉走了，这儿的鹰和鸟也绝了迹。现在，北京的蓝天上，鹰的影子也见不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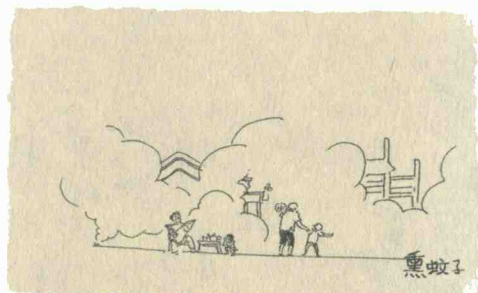
消灭麻雀大战



挖老鼠



挖蝇蛹



熏蚊子

全民除四害

* 挖老鼠

1953年3月的一天，在农村同学的带领下，同学们出城挖老鼠。那天风特别大，我们挖了一窝田鼠共四只。回到学校后，我们才得知斯大林死了。

* 消灭麻雀大战

全北京都动员起来了，上房的上房，上树的上树，每个人见鸟就轰。敲锣的敲锣，打鼓的打鼓，好不热闹。下午用汽车拉着死鸟，游街示众，显示“战果”。不久就发生了大面积蝗灾。

* 熏蚊子

“今晚七点熏蚊子”，刹时间全北京乌烟瘴气，蚊子受不了了，人也受不了了。熏后好不了几天蚊子又回来了。

* 挖蝇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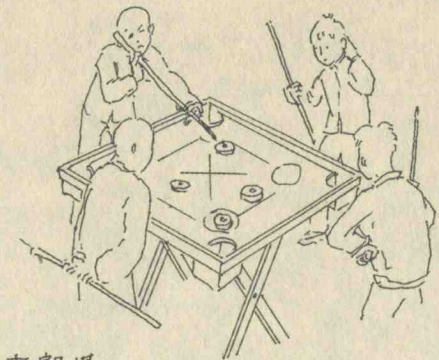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开春以前，学校开始号召挖蝇蛹，一时间公厕里、垃圾站，人头攒动把犄角旮旯翻个底儿掉，拾出蝇蛹，到上面“交差”。

照快相



照快相

解放初期，如遇到办理什么证件需要相片，经常是到街头照快相的摊上去照。照快相不用底片而是用相纸，相机有镜头有固定光圈没快门，代替快门的是一个套在镜头上的纸糊的罩子。照相人坐在幕布前，眼盯镜头，不能动，对好光之后，装上相纸，拍照人把镜盖摘下来，开始曝光。拍照人数数计时曝光，曝光的一刹那赶紧扣上罩子。随即，用手伸进暗箱洗相片，再翻拍一次，相片就得了。前后不过半小时，即可交活。



克朗棋

克朗棋

这是北京五十年代盛行的一种竞技娱乐。

如图中所示，棋子是木制的圆形，中间有孔，涂有颜色，打棋的人分成两组，比赛时看谁先把自己的棋子儿打入四角的兜内，谁就获胜。当时街上有很多出租的，打一盘多少钱，也有用它偷着赌博的，文革时就销声匿迹了。

对虾

北京城里那时讲究吃对虾，是成双成对地卖。鲜对虾头是青绿色的，一条有六七寸长。对虾下来时，满鱼市都是卖虾的，一般买回几对，做成烹大虾，是美味的下酒菜肴；或者用一两只炆锅，煮面条，上面漂着一层红油，那个味香啊，一进街门就闻得到。现在买的大虾，一是个头小了，二是没那味儿了，三是串了种了，有时还不太新鲜，价格不菲的大虾端上来，我很少再动筷子。



螃蟹

每年阴历七、八月，是螃蟹大量上市的季节。螃蟹有“七尖八团”的说法，即七月是尖脐的螃蟹（公的）好吃，比较肥，八月是团脐的螃蟹（母的）好吃。五十年代以前，东四朝阳门大街靠着斜街的鱼市，都是卖螃蟹的。当时很便宜，一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。那时胜芳中心卖的大螃蟹，按现在的价格要卖到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元一斤，当时也就块儿八毛一斤，每年家家都吃一两顿，一买就不少，让你吃个够。





黄花鱼下来了

每当黄花鱼下来之后，鱼市上就像卖对虾螃蟹时一样，各摊都是一水儿的黄花鱼。那时虽然贵，但比起现在还是便宜得多，除贫困线以下的买不起，一般家庭，都要买上几次，一买几条到十几条，每人能吃上两三条。买回家后把肠子等内脏掏出来，炖上一大锅，全家暴餐一通，剩下的鱼汤还可以熬豆腐吃。

共和火锅



共和火锅

过去饭馆里吃火锅，如果自己去又不想要一个锅子底，就可以和多人共吃一个共和锅。所谓共和锅，就是一个特制的大火锅，火锅的槽内分成一格一格的，一人涮一个格，就像现在的小火锅一样。不同的是，大锅内的汤水是相连的，只是自己涮的肉就在自己专属的格里，不会跑到别人那儿去。



摸泥鳅

解放初期（五十年代初）疏通朝外护城河，水排干以后有大量的泥鳅留在淤泥中，于是吸引来了大批挖泥鳅的人。

挖泥鳅很简单，只要有一把铁锹，一个筛子，再加上一个装鱼的家伙儿即可。把铲出的污泥放在筛子中不断漂洗，藏在泥中的泥鳅劈里扑噜就出来了。大个儿的，有一尺多长，直径两厘米，放清水里养几天，等泥鳅吐出污泥后就可以熬着吃了。

我们还捉蛇，扒下蛇皮往活泥鳅上套，拿到学校里，吓唬同学玩。